父亲给我“补课”

□王国梁

那年高考结束后，我偷偷听到母亲对父亲说：“这孩子读书读呆了。你听他说话，啥事都要分出个是非曲直，爱跟人抬杠，较真，书呆子气十足，性子还倔得很呢！”父亲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也看出来了，书读得太死的人脑筋也不灵活。得想个法子让他知道，世上的事没那么多非黑即白，也没那么多一加一必须得二。这样吧，明天开始让他跟我去卖西瓜。”

就这样，我被父亲带到了城里，帮他卖西瓜。

我觉得自己数学好，西瓜一毛二分钱一斤，一只西瓜十二斤，我可以用最快的速度算出可以卖多少钱。可是，卖西瓜可不像算数这么简单。我看到父亲卖西瓜的时候，不厌其烦地跟人周旋。有人问：“这西瓜熟了没，甜不甜？”父亲必定要面带笑容地说：“甜啊，不甜不要钱，要不您先尝尝。”我有些看不惯父亲这样“低三下四”卖西瓜，撅着嘴说：“爸，她爱卖不卖，甭跟这种事儿多的人废话。”

父亲对我说：“做任何事都要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无论遇上啥样的人，都要能应付。咱卖西瓜讲究个热心、实诚，这样才有回头客。别小看买西瓜这样的小事，能帮你学会跟人打交道，还能帮你学会处理问题。你跟我卖一个暑假西瓜，见识见识形形色色的人，了解了解除了做题之外的大千世界，这样无论你能不能考上大学，对你都有好处。”

父亲的话很有道理，我明白他的良苦用心。父亲是想让我通过这样的历练，了解到课本之外的纷繁世界和各色人等，扭转一下我被各种书面考试禁锢了的思维方式。学会正确地面对世界、面对别人，这是“社会课堂”重要的内容之一。

渐渐地，我学会了跟顾客热情搭讪，有时还能跟他们聊上几句。遇上斤斤计较的顾客，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对人家横眉冷对，而是学着像父亲那样，耐心跟人家解释。很快，我成了父亲得力的帮手。回到家，母亲也说我变化很大，一是变勤快了，二是不那么书呆子气十足了。

火热的夏天，我天天守在西瓜摊前等待顾客。不知什么时候，父亲已经悄悄躲到别处了。我明白，他是在让我接受历练，看我是不是能独自卖西瓜。没有父亲在身边守着，我有些紧张。但慢慢地，我发现自己变得得心应手，甚至能一边跟顾客聊天，一边就算出了这个西瓜多少钱。有的顾客夸我脑子灵，我还蛮得意的。

大多数顾客都还好，但有一次，我遇到一个刁蛮顾客。她买了西瓜后，一会儿工夫就拎着切开的西瓜找了回来。她说我们的西瓜不甜，要我退钱。我有些慌张，忽然发现父亲正在远处观望着。我顿时镇定下来，对顾客说：“我家的西瓜最甜了，买过的人都说甜，有很多回头客。您说这西瓜不甜，也不是没可能，瓜田里也有长不好的瓜。我给您换一个就行了。”那个顾客看我态度好，换了西瓜就满意地离开了。

一会父亲踱了过来，他对我的做法很满意，笑呵呵地说：“怎么样，跟我卖西瓜学到的东西，不比课本上学到的少吧？”我说：“那当然，您这堂社会课，上得很及时。”

不久，我收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带着父亲给的“社会课合格证书”，我迈进了新的学习和生活环境，我觉得自己特别有底气。

有个自家的院落

□杨丽丽

我一直有一个想法，想回到老家去，回到父辈耕耘的土地上。那里有我熟悉的乡音，有我童年种下的桑葚树，还有我被黑狗“追杀”的岁月。

我曾像一尾鱼，逃离了养育我的村庄和土地，因而失去了最滋润的水源。我把自己安置在某个城市的一角，想要像城里人一样吃饭睡觉，可是我败在了水土不服上。在经历了尘世间的勾心斗角后，我越来越想念乡下生活的宁静淡然。

老家的院子是父母为我固守的一片“江山”。当我满身疲惫地离开城市烟火，又躺在老家的土炕上，母亲依然会像往常一样端出我爱喝的小米粥：“累了，就回来歇几天吧。”父亲则会拿起锄头，不声不响地走向他一直在耕耘着的土地，我知道，他回来时肯定会用甜甜的红薯慰藉我的肠胃。

有父母守护的院子，依然肥沃得让人心生愉悦。一畦韭菜、一架丝瓜、一畦茄子，还有一溜小白菜，刚撒下种子不久就开始冒出嫩绿的芽了。母亲把院里那个小菜园经营得风生水起。每每从老家返回我在城市里的蜗居时，那些丝瓜、茄子、豆角就成了我最忠诚的旅伴，伴我一路颠簸。但它们也和我一样有水土不服的毛病——谁让我们都是母亲养大的孩子呢。

回到乡下去，我一直这么希望。还有哪里的天空能像乡下如此云淡风轻。回到乡下，我可以卸下诸多包袱，肆无忌惮地吃着大葱蘸大酱，看树梢上的朝阳，赏村口的落日，无所顾忌地和父母谈谈天气，谈谈那些鸡鸭猪羊，谈谈院子里正在茁壮成长的小白菜，还有邻居家刚刚出生的小黑狗……把日子塞进柴火灶里一点点地燃烧着。

帮母亲提着泔水喂小猪崽时，系着围裙的母亲不停地嘱咐我：“家里刚榨的两桶花生油，回城前记着带着，炒菜可香了。”回城——我突然讨厌起这两个字。它们硬生生拉开了我和村庄的距离，拉开了我和母亲的距离。院子里那些花花草草如今已视我为“生命中的过客”。曾经被我天天“欺负”的枣树已长到比房顶还高，高高在上地看着我。我知道，它虽然像我一样离这个小院越来越远，但我们的根都依然扎在这个院子里。

有人曾说：“生命，只有来路，没有归途。”可是我觉得，父母在的地方就是我的来路，也是我的归途。回到乡下，脚踩在父母守着的那一方土地，整个人都很踏实，待在父母固守的小院里，那温热的土壤就会一点点地传递给我熟悉的温暖。我能看到那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踮起脚尖，撸下一把又一把槐花；我能看到那个系着红领巾的小姑娘，在枣树下大声朗诵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我能看到无数的小姑娘，她们在逗弄院子里的大黑狗，蹲在母亲的菜园里偷吃西红柿，在和院子里的凤仙花聊着天……

梁思成说：“对于中国人来说，有了一个自己的院落，精神才算真正有了着落。”如今我也有一个院子，就在乡下，在父母安守的田园边。回到那里，即使再漂泊的灵魂也会安定下来。院外是红尘俗世，院内是我的静谧安然。在瓜果飘香、野花爬满篱笆的院里，在刚刚开花的枣树下，支一张茶桌，泡一壶花茶——一定要花茶，最好是茉莉花茶，这样就有满园的花香静静地伴着我们过自己的小日子。多好啊，不用阿谀奉承，不用曲意讨好，园中有菜，田里有粮，自由自在又踏踏实实。

回到乡下去。“那里是我的家，我生在那里，长在那里，那里的一草一砖都是我的生活标记。”回到父母身边，撒撒娇，淘淘气，再做回那个让家里黑狗都讨厌的孩子。

拉肠老店

□万水千山

每次经过这片街道，我都会侧着脸，努力在车子风驰电掣一掠而过的瞬间，快速锁定位置，看看那家老店有没有开门。这家我们常光顾的拉肠老店已经好久没营业了。

之所以判断这是老店，一是出品甚佳，新手做不出这口感味道；二是店面极其简陋，大热天也没有空调，发黄的墙面略显邋遢，挂在墙上的电风扇左右晃动，卖力吹送着乏力的凉意，三五张支开的餐桌和十几张塑料凳子随意摆放着；三是门口总有三三两两排队取餐的食客，还有人是开着电动车过来的。人多的时候，寡言少语的老板会多说一句：“估计要等十来二十分钟哦。”老板本地口音，六十开外的样子，光头、大鼻子，肤色黝黑，看起来很和善。

站在店门口就能看到拉肠的制作。门边设了约一米五长的长方形工作间，右边有炉火明旺，轰轰作响，左上角的桌上是一大盆米浆。师傅舀出一勺米浆，平洒在及腰高的不锈钢小方板上，再放两三片生菜，夹一小撮已腌制好的牛肉或瘦肉，端起来放入右边炉火上的大锅蒸屉里。顺手又抽出另一屉火候差不多的小方板，手持钢片自上往下刮起肠粉，卷拢合夹，放入一长碟内。一旁的帮工阿姨迅速把一小勺花生油、酱油分别浇在肠粉上，端走上桌去了。绿得像翡翠的生菜衬着雪白的肠粉，团团肉片浸着点点油花若隐若现，看上去便很诱人。

老店出品的布拉肠及生滚粥，口味绝佳。拉肠软绵爽滑，如丝绸般顺滑，完全没有颗粒感或涩感；牛肉猪肉是带片状的方形，通常不止一片。不像其他地方，肉肠只能吃到肉粒。总之，就是好吃。

老店的营业时间只有半天。早上七点来钟，我急匆匆赶公交上班时经过老店，已经有顾客在等堂食；下午一点左右，老板和员工吃过午饭就打烊收档。我通常会在中午打包几份拉肠回家，还能吃上牛肉、瘦肉、猪肝，简单、美味、营养。

记得2017年夏日的一个上午，我带闺女在附近活动，闺女嚷着要吃拉肠。我瞅着时间正合适，远远看着店门正开着，便一溜小跑过去。我们很高兴地点好拉肠，拿出手机扫码付款时，才发现店家只限微信支付和现金支付。可我的微信账号没有关联银行卡没有钱。我摸摸口袋，竟也一块钱现金都没带。闺女眼巴巴地看着我。我只好满脸不好意思地向老板讲明情况。他默不作声地听我讲完，眼光扫过我，回了一句：“没事，改天给也行。”转过身递点餐纸给拉肠师傅，照常下单了。我一时感激得语无伦次，连声说了几次：“不好意思，感谢感谢。”老板只把手一挥，让我别当回事。

一年后，我们搬了新家，离老店也不算远，还是经常光顾。有一次带着娃在店里堂食，点了鱼片粥，老板端上来时一再叮嘱：“孩子小，注意鱼刺。”我忙点头称是。还有一次，正在店里吃着，前一刻外面还是艳阳高照，突然就乌云密布，伴着几声闷雷，豆粒大的雨点劈哩啪啦地便下来了。我没带伞，只能和娃边吃边等。我下午还要去上班。正愁着，留着齐耳短发的五十岁上下的帮工阿姨主动问：“店里有把短伞，要不要借？改天拿来还就行。”我赶紧谢过阿姨，接过她递过来的伞。过了两天专程去还伞，老板接过伞，还是一句“不客气”，脸上照样云淡风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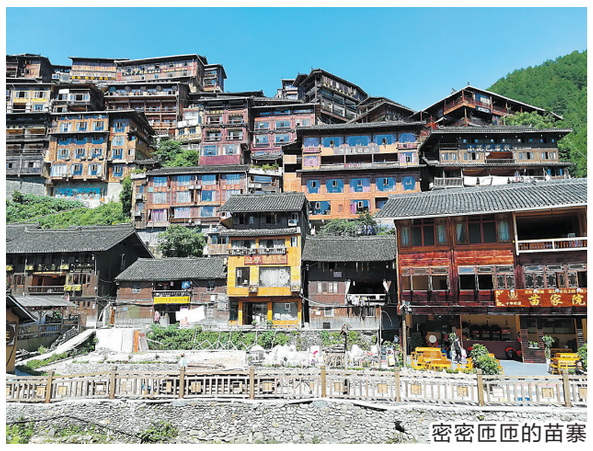
2020年的疫情，打乱了老百姓的生活节奏，我们也鲜少去光顾那家老店了。到七八月间，老店竟悄无声息地关了门。我们专程去了好几回，都吃了闭门羹。先生说，可能做饮食活辛苦，那老板也上了年岁，如果家里年轻人不想接棒，恐怕只能关门。

有一日，老店的门面终于重新开张。也是一个专门做拉肠粥品的店，但应该换了老板，店面焕然一新，墙体刷得雪白，嵌在墙壁的电风扇崭新。我却全然没有再去光顾的欲望，觉得既已不是原来那个味，倒不如不吃，只将那份醇厚的味道与情谊留存，虽平常，却感珍贵。

大美中国

千户苗寨

文/图 黄春馥


密密匝匝的苗寨

贵州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其中苗族占了很大比例，传说他们是蚩尤的后裔。雷公山麓的西江千户苗寨，由十余个依山而建的自然村寨相连成片，据说是目前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苗族聚居村寨。

村寨依山而建，盘山而上，就像一顶经过精心修饰的高帽。上到高处，在浓浓的树荫里走到观景台，只看到像青色大螺一样带着发路般匀净梯田的大山，还有密密匝匝相互衔接、覆盖、重叠的黑色屋瓦。

这里的人，穿着以靛蓝跟黑色为主。姑娘都全身着银，银片在阳光下折射出璀璨的光。最为显眼的是头上的银冠，缀满银片做成的花鸟蝴蝶。人一移动，就像个活动的花坛，把春天带到每个角落，银色流苏不时会用细碎渺远如风铃的声音敲动人的耳膜。苗寨人最为注重的就是银饰。千百年来，做银饰的工艺已经出神入化。姑娘们不厌其烦地把一身银饰看做对美最集中的呈现。

这里的房子大多以木料为主，墙跟门窗是黄色、褐色，黑瓦。依山而建的吊脚楼有轩敞的长廊，长廊上有带靠背的长凳。夏天晚上，凭栏而望，就可见外面的满天星光和脉脉流水。有人说，如果要深度游，就要住这种民居。住上十天半个月，就像一株水草，浸在那片水域里，能真正感受到人间烟火味道。这里的民居显得更加生机勃勃。政府对当地民居有扶持政策，如果谁要修房子，自己出一部分钱，政府出一部分钱就可修葺。本来简单的木质吊脚楼渐渐向隔音好、结构更加坚固的砖木混合建筑过渡。

身处其中，耳畔仿佛响起古老的鼓声和芦笙悠扬的唱和，心在转眼间就变成幽深的山谷，有白云袅袅氤氲而出。

河水依然清澈。河面上经历千百年风雨的风雨桥，装有带着靠手的长凳，供来往客人休息，上面还用大大小小的梁木榫卯拼出能遮风躲雨的廊顶。来往过客，可以在风雨桥上凭栏喝茶聊天，消磨浮生半日。喜欢垂钓的人，可以在风雨桥上静静地坐到日影西斜。拿着竹篮四处叫卖的小商贩，也可以在桥上歇一歇脚，清点一下自己半天的收获。而我坐在风雨桥上，慢条斯理吃着本地出产的蓝莓，任光阴像悠悠流水一般流过去了。

风雨桥上的廊顶

沿着石板路向前走，是鳞次栉比的店铺。一般门面都不大，木匾上刻着漂亮典雅的汉字，店名颇有地方特色，卖的多是土特产。

卖牛角梳的苗人在店门口当众加工着。苗族妹子若看中了哪位阿哥，会去踩他的脚，踩得越厉害说明爱得越深；如果阿哥也有意，就回赠一把牛角梳作为定情信物。牛角梳在苗族连接着无数人的青春记忆。

大块的肉干被装在压缩后的真空袋子里。还有实打实的糍粑。我看见一个苗族中年妇女，把像小船似的大木槽放在门口，木槽是一段树干掏空做成的，苗女双手拿着大木槌，一下一下地打着里面像棉被那样厚重的糍粑。每打一下，就带起一道长长黏黏的白丝。

还有银器店。卖各种各样的银饰。有耳环、银簪等饰物，也有银帽、银锁等大件。

中午我们吃长桌宴。长桌宴一般在节日或喜庆日子、欢迎贵客的时候才有。主客在狭长的桌子面前相对而坐。桌子又长又窄，桌上摆满佳肴。吃饭的时候，盛装的苗女来敬酒，她们几个人各拿一碗，自高而低连成一线，最下的碗直接连着客人的碗，然后从高处酌酒，酒便流到客人碗里。

盛饭菜的都是陶器。古朴浑厚，我们仿佛回到汉唐时期。当泉水般的米酒倾注进碗里的时候，我闻到一股甜甜的清香。上的菜里有蒸肚肉。被抹上盐、切成手指粗的三层肉醇香绵软，比别处要可口。大约因为水土好，猪肉质也比较细腻。油炒野菜，看起来软嗒嗒的，吃起来却脆生生的。这里的人还喜欢用鱼腥草炒腊肉，当地人奉为佳肴。

后来发现，我终究还是漏掉了千户苗寨一处最美的景观：晚上的时候，从山下到山上都点起灯火，看起来像栖息了无数霞光，跟外面的星月流水交相辉映着，会让人依稀回到几千年前最原始的时光。

《大美中国》栏目欢迎投稿。稿件要求以纪实性的图片为主，紧扣“大美中国”主题，内容不限，可人可景可物。投稿请发至邮箱：ywdmzg@163.com，并请以“大美中国”为邮件标题，同时提供个人信息包括联系电话、身份证号码。

亲近小动物

□章铜胜

以前，我是很怕小动物们的。哪怕是家里养的小猫和小狗，我也会躲着它们，怕自己的手碰到它们茸茸的毛。所幸家里养的鸡鸭之类，是怕人的，一走近它们，它们便会跑开。于是在很长时间里，我和小动物们之间是疏远的，彼此好像生活在相互平行的两个世界。

去年初，我来到凤凰山住下，慢慢的，竟接触到不少小动物，甚至喜欢上了它们，和它们有了一种不曾有过的亲近感。

比如每天早上上班路上，我便能听到树林里传来叽叽喳喳的鸟鸣。虽然我分辨不出来是哪些鸟的叫声，但它们分明带给我一种欣喜和欢快。它们有时听来像在和鸣，有时又像在各唱各的调。多数时候，我并不知道那些鸟儿因何而开心，会猜测它们是因为清晨的阳光和露水，或是刚刚找到了一只虫子。

凤凰山下的相思河边沿河栽了两行枫杨树，树龄多在四五十年左右了。我常常能看到小松鼠在这些树上窜来窜去。毛茸茸的家伙，刚开始我还有点怕它们，它们躲着我，我也躲着它们。但见得多了，便只觉得这些灰色的小家伙太可爱了。有时，从相思河边走一趟，若是没见到一两只松鼠，心里还会有些失落。有一天，我在相思河边走着，突然就看见离我不远的路面上，一只松鼠飞快跑过，而一只黑色的大鸟从枫杨树上俯冲下来，似乎要抓那只路上的松鼠。我心里一惊。眼看那黑鸟的爪子已经要碰到松鼠了，那只松鼠却快速地钻到旁边的草丛里去，跑掉了。我不由替它感到庆幸，并没有讨厌那只突然俯冲下来的黑鸟，它正停在不远处的树枝上，大概是懊悔了一会儿，又飞走了。我只为刚才见到的一幕感到惊奇，有多少类似的鸟鼠之争，是我没有见到的呢？

今天，在牡丹园边散步时，我又看到一队山鸡在草地上啄食。它们那样小，只有一只斑鸠大，身上的毛呈麻灰色，尾巴上还没有长出翎毛来。我远远地看着它们踱着步觅食。突然它们发现了我，迅速结队从草地上向溪边跑去，笨拙地飞过只有两三米宽的小溪，钻入山林了。那一刻，我甚至感到很开心，仿佛那些山鸡和我其实有一种莫名的亲近。

在凤凰山下一年多了，我开始相信，和小动物们多亲近一点，挺好的。

彩票开奖公告栏

开奖时间：2021年7月10日

超级大乐透 第21078期

前区号码					后区号码	
17	19	08	02	25	05	01

本期中奖情况

奖级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3	9605842	28817526
	追加	1	7684673	7684673
二等奖	基本	91	165115	15025465
	追加	32	132092	4226944
三等奖		261	10000	2610000
四等奖		598	3000	1794000
五等奖		18626	300	5587800
六等奖		17142	200	3428400
七等奖		41848	100	4184800
八等奖		630356	15	9455340
九等奖		6775889	5	33879445
合计				116694393

全国销售量(超级大乐透)：302960803元

821042099.26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9月8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排列3排列5 第21181期

排列3	5	4	9		
排列5	5	4	9	5	0

中奖情况

		全国销量(元)	本省销量(元)	全国中奖注数	本省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排列3	直选	28245208	1240714	13018	790	1040
	组选3			0	0	346
	组选6			34733	950	173
排列5		13418362		70		100000

12359383.40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3奖池。

402582236.92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5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9月8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南粤风采”36选7 第2021181期

36选7投注总金额：357982元

中奖基本号码：08 21 15 23 09 22 特别号码：35

中奖情况			
中奖等级	中奖注数	总中奖金额(元)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0	0	
二等奖	2	20952	10476
三等奖	7	10472	1496
四等奖	51	25500	500
五等奖	149	14900	100
六等奖	3025	30250	10

累计奖金2146940元滚入下期一等奖

好彩36投注总金额：482928元

类别	投注金额(元)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好彩2	31020	367	42
好彩3	451908	813	278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好彩1 第2021181期

中奖符号	35	狗	冬	西
投注方式	投注额(元)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数字	403146	4494	46	
生肖	18444	402	15	
季节	2196	453	5	
方位	5886	29	5	

投注总金额：429672元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3D 第2021181期

中奖号码	3	7	1
奖等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1286	1040	1337440
组选3	0	346	0
组选6	1622	173	280606
1D	170	10	1700
2D	14	104	1456
通选1	0	470	0
通选2	14	21	294
包选三全中	0	693	0
包选三组中	0	173	0
包选六全中	1	606	606
包选六组中	4	86	344
和数11	119	15	1785

本期投注总额：2141114元；
本期中奖总额：1624231元；
奖池资金余额：4439917元。

广东省体育彩票中心 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授权发布

“乡音”征文

月色·碉楼·爷爷

□周晓棠

周末忙里偷闲，跟一班朋友去乡下泡温泉。车在开平乡间小路上飞驰，只见一座座碉楼静静地矗立路边，遥遥相守。

看着它们，我又想起了爷爷，眼泪已默默流了下来。

碉楼伴我自小长大。小时候，每次回到乡下，我和堂哥堂姐几个都会跟着爷爷到附近的碉楼“三顾楼”去放牛。我每次都会缠着爷爷讲“三顾楼”那个凄美的故事，哥哥姐姐已开始在碉楼里玩捉迷藏的游戏了，我还在被故事里那位苦苦等候丈夫归来的妻子所感动，苦苦追问爷爷，那个男人到底回来了没有？有一次，爷爷被我缠得实在没有办法，说：“最后他回来了。”我这才放下心头大石，安心去玩耍。

多年以后，我参与了一个研究碉楼文化的课题研究组，了解到“三顾楼”的名字原来是取自“刘备三顾茅庐”的典故。爷爷讲的故事，可能只是个传说，而他告诉我的那个圆满结局，应该只是为了安抚我这个“好奇小孩”。

但那个故事跟这座碉楼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后来每经过一座碉楼，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知道它背后的故事，想起曾给我讲故事的爷爷。

我的爷爷，是一个像卧龙先生一样“淡泊明志”的读书人，一个在乡村教了大半辈子书的人民教师。在我印象中，他非常渊博。我的许多奇怪问题，他都能给出答案。他是上世纪20年代广雅中学的才子，毕业后去了香港工作，后来受同乡邀请又回到老家小学教书，一教就是几十年。他穿着褶皱的白衬衣、有点发白的蓝西裤，沿着乡间小道步履轻快去家访的画面，经常浮现在我的脑海。

记得我高考那年填报志愿，爷爷得知我要填报师范，说了一句：“你想当教师？很苦的哦。”一句话，似乎已包含了他这一辈子的人生感悟。但我从来没有听爷爷感叹过“怀才不遇”，从来没有听他抱怨过“工资微薄”。一家八口，全靠他一份工资，加上奶奶在家里务农的收入，但他依然会从每个月的口粮中节省出一部分给没钱吃饭的学生。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的中学同学作为海外侨胞衣锦还乡，特意找到在当地小学当校长的爷爷。爷爷还是穿着他那身白衬衣、蓝西裤，乐呵呵地与老同学见面。这位老同学深受感动，后来捐助了爷爷所在的乡村小学，使这所小学成为远近有名的侨资办学的典范。

泡温泉回来的路上，淡淡的月光下，我分明看见了碉楼之外有一片远山的轮廓。它们坦荡着胸怀，沉默安详，与我曾见识过的那些满是奇峰异岭、姿态高傲的名山有截然不同的风姿。就像我那至今仍被家乡人肃然起敬地称为“国良老师”的爷爷，谦逊、坦荡、深邃。

爷爷早已经归去，我却总觉得那满天繁星当中，有一颗肯定是他，仍时时观照着我，要我不忘谦逊、淡然处世。

微信扫码聆听上期乡音征文《夏品荔枝》粤语播音

《“乡音”征文》栏目欢迎投稿。稿件要求具有纪实性，以散文随笔为主，紧扣岭南文化。投稿请发至邮箱：hdjs@ycwb.com，并以“乡音”征文为邮件主题，个人信息请提供电话、身份证号码。